

公义之死

[日] 秦建日子
赵仲明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公义之死

【日】森田日子
葛川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场人物

雪平夏见	刑警
安藤一之	刑警
林堂航	刑警
平冈朋子	刑警
山路哲夫	刑警、搜查一科科长
羽田智夫	刑事部长
神无月	刑警、退休
阿部太郎	刑警
相田红彦	刑警
羽沼弘毅	消费金融公司社长
永井隆	自由摄影师
迫田胜	侦探事务所侦探
佐藤和夫	园艺公司职员、雪平夏见前夫
佐藤由布子	家庭主妇、佐藤和夫新妻
佐藤美央	小学生、雪平夏见和佐藤和夫的女儿
岩根贵洋	公司执行董事
小田爱美	设计师事务所职员、羽田智夫刑事部长的侄女
川手桃子	家庭主妇、护猫志愿者组织领导
赤木友江	旅馆服务员、被雪平击毙的吸毒少年的母亲
福原弘毅	高中生
仲本健吾	高中生

序

这天，父亲第一次去幼儿园接少年，他开着一辆深红色的进口小轿车。

这辆小轿车产自国外豪华轿车制造商阿斯顿·马丁公司，并且，听父亲说，他开的还是其中非常稀有的一款。父亲曾经很自豪地告诉少年，在日本的大街上一辆都没见过。小轿车威风凛凛地停在幼儿园的大门口。身着正装的父亲出了小轿车，向少年招手。幼儿园的孩子们十分好奇地围了过来。满脸稚气的少年坐进这辆深红色小轿车，感到格外自豪和骄傲。

时间刚过正午，比平时的回家时间早了很多。不过，父亲说“现在去旅行”，这让少年安下心来。

少年很快坐到了黑色皮革的后座上(大人说副驾驶的位置对孩子来说比较危险，所以往常禁止他坐那个位子)。比他大3岁的姐姐已经坐在车里了。平时妈妈坐的副驾驶的位子空着。

“爸爸说让我早点放学。”

姐姐解释道。少年露出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茬的为难表情，因为他并没有问姐姐。

“妈妈呢？”

少年问。

“先走了。”

父亲在驾驶座上答道，他并没有回过头来。父亲发动车辆，动作比平时来得粗暴——大概是心理作用吧。平时几乎听不到引擎声的这辆小轿车，非常罕见地发出了轰鸣声，这在少年看来实在太有男子汉气概了。

秋日的晴空，天高云淡。

父亲驾驶着小轿车从最近的高速公路口进入了首都高速。少年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过往的车辆。一辆保时捷擦肩而过，少年欢叫了起来。

“保时捷。车顶是布的，准是保时捷 911 敞篷车。是吧？老爸。”

父亲没作声。

“啊，不过，这辆阿斯顿·马丁比 911 要贵吧？”

少年为了讨好父亲，故意明知故问。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没有应声。要在平时的话，父亲一定会说：“嗯，不错。当时买这辆阿斯顿·马丁的时候，过去的同事每个人都惊得大眼瞪小眼呢。”

父亲比较爱谈钱。比如，他爱说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有什么
2 价值，将来会不会升值等等。他经常说：“日本人不好意思谈钱的

座上抬起身子看了一眼速度表，指针正指在时速 100 千米每小时附近，一会儿就超了过去，变成 110 千米每小时了。

“老爸对不起你们。”

突然，父亲大声说道。

“但是，老爸已经尽力了！”

少年完全不明白父亲在说什么。小轿车再次提速。

接下来的瞬间，伴随着撞击声，小轿车激烈地上下抖动起来。窗外的景色颠倒了过来，天空在眼前无垠地伸展。在最初的撞击中，少年的胸部便剧烈地撞在驾驶座的头枕上，紧接着，顶棚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少年的脑子一片空白。在渐渐失去的意识里，他似乎听到姐姐喊着自己的名字。

“浩树！”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63
第四章	95
第五章	133
第六章	174
大结局	212

第一章

—

寒冷的夜晚。林堂航副警部在一家专卖套餐的小饭馆里简单地用了餐，这是他常来的地方。他准备离开，回到那个孤身一人的家。

他曾经很不习惯空闲。

以前，在搜查一科时，他属于专门侦破诱拐、绑架等案件的特别行动小组。即使没有案件，各种各样的训练也会把他的时间占得满满的。但是，两年前，由于参与了侦破某少女绑架案，他被调出了特别行动组，转到了专门负责凶杀、抢劫案的搜查一科第三特别行动小队。这一切都拜托一起破案的女刑警所赐。

小饭馆的老板给他来了句与场合极不相称的寒暄语：“圣诞节快乐！”几乎与此同时，林堂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是只有出现紧急情 1

况时才会有的铃声。

林堂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首先想到的是：

“这下不用回到那个冰冷的家了。”

回家后除了让人郁闷外没有别的。平安夜是与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妻子提出：“我想把入户籍的日子放在圣诞节的平安夜那天。”对此没有什么特别想法的林堂满足了妻子的要求。那时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日子成了每年都让他胸口隐隐作痛的纪念日。如果把结婚日定在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而不是圣诞节的话，那该有多好。

他让出租车司机把车疾驶起来，按命令直奔玉川南警署。车里，部下平冈朋子巡查向他进一步报告案件的详细情况。

凶杀案。

被发现的尸体状况，与单纯的杀人抛尸现场有着很大的不同。

“嘴里塞着广告单。”

“广告单？”

“广告单被卷成很细的圆筒，用红丝带系在一起，特意塞进了受害人张大的嘴里。”

※

滩开阔地。

这是今年冬天最冷的一天，天气预报说这是由于从大陆吹来的冷气团所致。再加上速度超过每秒 15 米的寒风，尽管穿得很厚实，酷冷还是毫不留情地掠夺着平冈的体温。平冈想，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圣诞节。当然，她不会想到在平安夜，就是这样一个平安夜，发生了一起变态且有计划性的凶杀案。为什么偏要在大家欢天喜地的夜晚杀人呢？

第一个报案电话，不是 110 接到的，而是通过搜查一科的 1 号外线打进来的。报案人说在距离二子玉川车站很近的多摩川的河滩开阔地发现了一具男尸。平冈立刻与辖区的玉川南警署进行了联络，自己也随即赶往现场。当她到达河滩开阔地时，已经有很多穿制服的辖署警员抵达了现场，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接触尸体。

平冈亲自看了一下尸体。

男子。

仰面倒地。

45 岁左右的年龄。

尸体的下身，套着很厚的绒毛运动裤。上身，穿着绣有“谷山园艺”几个字的短风衣。一支冰锥深深地插在短风衣的左胸部，刚好就在心脏的中心部位。

死者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巴张得很大，看上去一脸惊恐。

嘴巴里塞着一捆用漂亮的红丝带系在一起的广告单，看上去塞的时候十分认真小心。

着的名字读了出来：

佐藤和夫

林堂熟悉的名字。

二

圣诞节平安夜的玉川南警署，万籁俱寂。只有荧光灯从连着玄关的走廊和极少数的房间中渗漏出寒光，丝毫听不见人的喧闹声。多亏辖区中没有歌舞伎町以及涩谷、六本木等繁华街区，所以该警署的辖区里不太发生往往在这个季节里激增的“醉后伤人”或者“损坏器具”等惯例性案件。

林堂乘坐的出租车抵达该警署时，平安夜只剩下为时不多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在卖套餐的小饭馆里喝的那一小瓶啤酒已经完全挥发掉了。大门口，名叫鲶江规雄的高身材刑警在等林堂。

“在后面的第一审讯室。”

鲶江的表情也很僵硬。今夜发生的凶杀案是多么“诡秘”，这大概已经在所有警员中传开了吧。

“15 分钟后在那里等着副警部到来。”

“知道了。”

8 在节能风潮的影响下，按规定暖气的温度只能开到最低限度。

和鲶江刑警一起走在寒冷彻骨的走道上，林堂察觉到了自己的紧张。现在，他要去见的既不是杀人犯，也不是重要知情人，而是尸体的第一发现人。至少，现在还是。

尽管这样提醒自己，但林堂还是摆脱不了紧张。

审讯室差不多有8张榻榻米大小，只有房间的后墙上有一扇磨砂玻璃窗，再加上朝北，上面镶着数根很粗的格子条，所以，哪怕是在大白天，采光的效果也不怎么样。走进审讯室，靠着房门的墙边上，名叫安藤一之的年轻刑警神情僵硬地站着。他不是玉川南警署的刑警，而是与林堂相同，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

“你在啊，安藤。”

“我家离这里很近。”

安藤稍稍活动了一下身子说道。他是在听到情况后迅速赶来的。而安藤的这一行为完全没有入搜查一科的山路哲夫科长的法眼。“让林堂去提问。”他说。他还警告安藤：“不准自作主张地问这问那。”

林堂在审讯室的椅子上坐下，两眼看着已经坐在自己对面的女子。她很镇静，镇静得有些不可思议。

“本来也可以不在这个地方谈话的。你并不是嫌疑犯，只是第一发现人。”

林堂开口道，他尽量让自己轻声轻气。

次酒。鲶江虽然不太会喝酒，倒也喝得很爽快。

4年前，雪平在公路上击毙了吸毒少年。

尽管没有触犯法律，但媒体对她发动了激烈的抨击。雪平由于不满高层对这件事的处理，最后还引发了暴力事件。她动手打了部长。因为此事，她与其他刑警的关系也变得疏远了。她接到过一次鲶江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有一条很短的留言：“没事吧？什么时候一起喝酒啊？”雪平没有给他回电，因为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再次听到鲶江的声音，这还是在那个电话之后的第一次。

“我们署长在总部面前一点没用。”

鲶江对这次的事似乎也感到头痛。

“别介意。我也是科长命令我来的。”

对于有点羞涩的鲶江，雪平还是挺给面子的。她在接到自己的直接上司——搜查一科科长山路的命令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山路说：“跟踪狂嫌疑人说只有见到雪平才能开口，你马上去一趟玉川南警署。”她问道：“那个嫌疑人是我认识的人吗？”山路说：“不是，他说过去在电视新闻上见过你，变成你的粉丝了。”这番话使雪平愈发地惘然。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嫌疑人指定审讯的刑警。“我是凶杀科的刑警，不是电视演员。”雪平不快地拒绝了。山路将银色的 zippo 打火机一开一合地弄得“咔嚓咔嚓”响，这是他在焦虑和为难时特有的习惯性动作。

“被跟踪的是羽田刑事部长的侄女。”

20 山路判断似乎说实话才是上策。

刚挂断手机，开往涩谷的公交车就来了。既然如此，雪平没有坐出租车，而是上了公交车。

刚一上车便下起了很大的雷暴雨。在“驹泽公园前”站下车时雨停了。东京的夏天，可以让人联想起曼谷和马尼拉那里的热岛效应。不过，在一阵雷暴雨刚过之后，留在柏油路上的雨水的气味以及尘埃被洗尽之后的清新空气，还是多少让人透过一口气来。

（也许他要和我说的不是什么坏事。）

雪平想。

他说有话要说，应该是有关女儿美央的事吧。刚离婚时，母女关系完全断绝了。不过，在经历了两年前接连发生的凶杀案和绑架案之后，母女间倒开始有了一丁点只有母女间才会有的那种交流。美央有时一个人来雪平的住处。有时，至多一个月一次或两次。尽管如此，对雪平来说，与过去的几年间既见不到面又说不上话的状况相比，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或许是谈中考的事吧。）

最近，好像和夫让美央去了私塾。大概他想让她考私立中学吧。美央还只有9岁，感觉上，谈这样的话题还为时过早。不过，听说最近那些对孩子的学习抓得很紧的家庭，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着手各种准备了。为了升学要进私塾的话，有的私塾好像不仅要参加笔试，还要让父母亲和孩子一起参加面试。是不是要和我商量这件事呢？

（说不定和夫因工作关系不得不外出一些日子吧。）

“今晚不去喝一杯？”

耳朵里传来安藤爽朗的声音。他大概在想，因为羽田刑事部长的雪平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怎么样啊？不去福島吗？”

雪平想，有一个如此细心的搭档真是幸福啊！她答道：

“今晚，一个人喝。”

五

佐藤和夫被刺身亡，在发现他尸体的第二天，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山路哲夫科长带着部下雪平，来到羽田智夫刑事部长的办公室。羽田身着带马甲的西服。由于他身材矮小，肚子挺出，所以很遗憾，这套高级西服与他完全不搭调。羽田见到山路带了雪平前来，很露骨地皱起了眉头。

“怎么那么巧？那不是雪平君吗？我还以为你在休丧假呢。”

羽田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

“丧假只允许到隔代直系亲属为止，我和被害人佐藤先生已经不存在婚姻关系了。”

雪平毫无表情地回答。

“是吗？没必要守那些死规矩吧，不是你的前夫吗？”

“跟踪狂会找准别人不再当回事的时候卷土重来。”

山路说。

突然说到自己溺爱的侄女的事情，羽田好像乱了阵脚。他变得不安起来，用手摸摸头发、摸摸眼镜，拉一下白衬衫的袖口。

“不过，为什么是雪平君？而且是不当班的时候？”

山路又看了一下雪平。

“没有可干的事，不当班的时候。”

雪平有点不耐烦地说。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加分的机会，这用的是什么口气，山路感到十分扫兴。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把全部的事情都说了，他想。不过，这纯粹是事后诸葛亮。

“既不能见女儿，又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在交往的男朋友。与其大白天开始喝酒，我想不如做些多少有点意义的事情，所以就自作主张地，在小田爱美小姐住处前的咖啡馆里监视着。”

“……”

“不过，在那家咖啡馆里，最终还是喝了啤酒。”

“……”

羽田不知怎么来应答才好，所以，他硬是将话题扯了回来。

“总之，不在场证据有就有吧，赶快给雪平君放假。不管怎么说，不能把她放在这个案件的搜查总部。”

果然不出所料，山路想。他重重地吸了口气，决定进入“正题”。

30 “这个案件——我想把雪平放到搜查总部。”

危险。无法理解。太不像话。前夫被杀，居然还说那种话。

“在第一个发现尸体时，我没有任何感觉。”

俨然就像录像回放。

两年前的夏天，雪平连续破了两起重大案件：按照实际的《推理小说》制造的连环凶杀案（雪平开枪打死了案犯）、被单纯视为失踪案的离家少女连环凶杀案（这一案件，因嫌疑人死亡而结案）。破获这两起重大连环凶杀案的主角，与曾经在公路上枪击未成年男子而广受争议的女刑警——外加可冠之以“超级”二字的美女刑警——是同一个人，因此，引发了媒体的强烈反应。众多电视台追着雪平和雪平的同事们要求采访。现场的刑警们不胜其烦，抱怨这样下去无法工作了。于是，警视厅的上层领导与电视台的领导进行了沟通，决定请电视台停止采访大战的同时，作为交换条件，举行包括雪平在内的记者见面会，仅此一次（出色地破了两起案子，因此，通过记者见面会也能提高警察的形象，这也是意图之一）。

对此，羽田发出了两条指示。一条针对宣传部门：“一概不涉及雪平过去枪杀未成年人的案件”；另一条针对雪平：“除了这两起案件之外，对其他事情一概不发表言论”。

遗憾的是，这两条指示并没有得到执行。第一次被委以采访重任而兴奋不已的电视台新进主持人对雪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33